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经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中庸或問纂箋

詳校官主事銜臣徐以坤

中庸或問纂箋卷二

元 詹道傳 撰

或問十八章十九章之說曰呂氏楊氏之說於禮之節文度數詳矣其間有不同者讀者詳之可也游氏引泰誓武成以為文王未嘗稱王之證深有補於名教然歐陽蘇氏之書亦已有是說矣郊禘呂游不同然合而觀之亦表裏之說也○曰昭穆之昭世讀為韶今從本字何也曰昭之為言明也以其南面而向明

也其讀為韶先儒以為晉避諱而改之(晉避司馬昭諱)然禮書亦有作佋(與韶同音)字者則假借而通用耳曰其為向明何也曰此不可以空言曉也今且假設諸侯之廟以明之葢周禮建國之神位左宗廟則五廟皆在公宮之東南矣其制則孫毓(余六反)以為外為都宫太祖在北二昭二穆以次而南是也葢太祖之廟始封之君居之昭之北廟二世之君居之穆之北廟三世之君居之昭之南廟四世之君居之穆之南廟五世之

君居之廟皆南向各有門堂寢室而牆宇四周焉太祖之廟百世不遷自餘四廟則六世之後每一易世而一遷其遷之也新主祔于其班之南廟南廟之主遷於北廟北廟親盡則遷其主於太廟之西夾室而謂之祧音挑凡廟主在本廟之室中皆東向及其祫于太廟之室中則惟太祖東向自如而為最尊之位羣昭之入乎此者皆列於北牖下而南向羣穆之入乎此者皆列於南牖下而北向南向者取其向明故謂

之昭北向者取其深遠故謂之穆蓋羣廟之列則左為昭而右為穆祫祭之位（祫音洽）則北為昭而南為穆也曰六世之後二世之主既祧則三世為昭而四世為穆五世為昭而六世為穆乎曰不然也昭常為昭穆常為穆禮家之說有明文矣蓋二世祧則四世遷昭之北廟六世祔（音附）昭之南廟矣三世祧則五世遷穆之北廟七世祔穆之南廟矣昭者祔則穆者不遷穆者祔則昭者不動此所以祔必以班尸必以孫而

子孫之列亦以為序禮記祭統篇云夫祭之道孫為王父尸所使為尸者於祭者子行也父北面而事之所以明子事父之道也若武王謂文王為穆考成王稱武王為昭考則自其始祔而已然而春秋傳去聲以管蔡郕音成霍為文之昭邘音于晉應平聲韓為武之穆見左僖二十四年則雖其既遠而猶不易也豈其交錯彼此若是之紛紛哉曰廟之始立也二世昭而三世穆四世昭而五世穆則固當以左為尊而右為卑矣今乃三世穆而四世昭五世穆而六世昭是則右反為尊而

左反為卑矣而可乎曰不然也宗廟之制但以左右為昭穆而不以昭穆為尊卑故五廟同為都宫則昭常在左穆常在右而外有以不失其序一世自為一廟則昭不見穆穆不見昭而内有以各全其尊必大祫而會於一室然後序其尊卑之次則凡已毁未毁之主又畢陳而無所易惟四時之祫不陳毁廟之主則高祖有時而在穆其禮未有考焉意或如此則高之上無昭而特設位於祖之西禰乃禮反之下無穆而

特設位於曾之東也與羊諸反曰然則毀廟云者何也曰春秋傳曰壞音怪廟之道易檐余廉反可也改塗可也說者以為將納新主示有所加耳非盡徹而悉去上聲之也所引春秋傳見穀梁文二年曰然則天子之廟其制若何曰唐之文祖虞之神宗商之七世三宗其詳今不可考書舜典云受終于文祖大禹謨云受命于神宗商書咸有一德云七世之廟可以觀德三宗謂太甲廟號太宗太戊號中宗武丁號高宗是也獨周制猶有可言然而漢儒之記又已有不同矣謂后稷始封文武受命而王去聲故三

廟不毁與親廟四而七者諸儒之説也謂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文武為宗不在數中者劉歆虛今反之説也雖其數之不同然其位置遷次宜亦與諸侯之廟無甚異者但如諸儒之説則武王初有天下之時后稷為太祖而組音祖紺古暗反居昭之北廟太王居穆之北廟王季居昭之南廟文王居穆之南廟猶為五廟而已至成王時則組紺祧王季遷而武王祔至康王時則太王祧文王遷而成王祔至昭王時則王

季祧武王遷而康王祔自此以上上聲亦皆且為五廟而祧者藏於太祖之廟至穆王時則文王親盡當祧而以有功當宗故別立一廟於西北而謂之文世室於是成王遷昭王祔而為六廟矣至共音恭王時則武王親盡當祧而亦以有功當宗故別立一廟於東北謂之武世室於是康王遷穆王祔而為七廟矣文世室武世室見禮明堂位自是之後則穆之祧者藏於文世室昭之祧者藏於武世室而不復藏於太廟矣如劉歆之說

則周自武王克商即增立二廟於二昭二穆之上以祀高圉音語亞圉如前遞遷至於懿王而始立文世室於三穆之上至孝王時始立武世室於三昭之上此為少不同耳曰然則諸儒與劉歆之説孰為是曰前代説者多是劉歆愚亦意其或然也曰祖功宗德之説尚矣而程子獨以為如此則是為子孫者得擇其先祖而祭之也子亦嘗考之乎曰商之三宗周之世室見賢遍反於經典皆有明文而功德有無之實天下

後世自有公論若必以此為嫌則秦政之惡（去聲）夫（音扶）子議父臣議君而除謚法者不為過矣（史記始皇紀二十六年制曰朕聞太古有號死而以行為謚如此則子議父臣議君也甚無謂朕弗取焉其除謚法）且程子晚年嘗論本朝（音潮）廟制亦謂太祖太宗皆當為百世不遷之廟以此而推則知前說若非記者之誤則或出於一時之言而未必其終身之定論也曰然則大夫士之制奈何曰大夫三廟則視諸侯而殺（色界反下同）其二然其太祖昭穆之位猶諸侯也適（音的）士二廟則

視大夫而殺其一官師一廟則視大夫而殺其二然其門堂寢室之備猶大夫也曰廟之為數降殺以兩而其制不降何也曰降也天子之山節藻梲複(音福)廟重(平聲)檐(與簷同)諸侯固有所不得為者矣諸侯之黝(於九反)堊(音惡)斵(竹角反)礱大夫有不得為者矣大夫之倉楹(音盈)斵桷(音角)士又不得為者矣曷為而不降哉(記明堂位山節藻梲複廟重檐刮楹達鄉天子之廟飾也又穀梁莊二十四年云禮天子諸侯黝堊大夫倉士黈者士則以黄飾之也丹桓宮楹刻桷非禮也禮天子之桷斵之礱之加密石焉諸侯之桷斵之礱之大夫斵之士

非正也浙本刻桶

獨門堂寢室之合然後可名於宮則其制

有不得而殺耳蓋由命士以上上聲父子皆異宮生也

異宮而死不得異廟則有不得盡其事生事存之心

者是以不得而降也曰然則後世公私之廟皆為同

堂異室而以西為上者何也曰由漢明帝始也夫音扶

漢之為禮略矣然其始也諸帝之廟皆自營之各為

一處雖其都宮之制昭穆之位不復如古然猶不失

其獨專一廟之尊也至於明帝不知禮義之正而務

為抑損之私遺詔藏主於光烈皇后更（平聲）衣別室而其臣子不敢有加焉魏晉循之遂不能革而先王宗廟之禮始盡廢矣（魏明帝青龍四年高堂隆上䟽云今圜丘方澤南北郊明堂社稷神位未定宗廟之制未為禮晉武泰始二年春正月丁亥即用魏廟祭征司府君以下漢征司將軍司馬鈞并景帝七室）降及近世諸侯無國大夫無邑則雖同堂異室之制猶不能備獨天子之尊可以無所不致顧乃梏（姑沃反）於漢明非禮之禮而不得以致其備物之孝蓋其別為一室則深廣之度或不足以陳鼎俎而其

合為一廟則所以尊其太祖者既褻而不嚴所以事其親廟者又厭於甲反而不尊是皆無以盡其事生事存之心而當世宗廟之禮亦為虛文矣宗廟之禮既為虛文而事生事存之心有終不能以自已者於是原廟之儀不得不盛然亦至於我朝音潮下同而後都宮別殿前門後寢始略如古者宗廟之制是其沿襲音習之變不惟窮鄉賤士有不得聞而自南渡之後故都淪沒權宜草創無復舊章則雖朝廷之上禮官博士

老師宿儒亦莫有能知其原者幸而或有一二知經學古之人乃能私議而竊歎之然於前世則徒知議孝惠之飾非責叔孫通之舞禮而於孝明之亂命與其臣子之茍從則未有正其罪者前漢叔孫通傳孝惠即位乃謂通曰先帝園陵寢廟羣臣莫習徙通為奉常定宗廟儀法又稍定漢諸儀法皆通所論著也惠帝為東朝長樂宮及閒往數蹕煩民作複道方築武庫南通奏事因請閒曰陛下何自築複道高帝寢衣冠月出遊高廟子孫奈何乘宗廟道上行哉惠帝懼曰急壞之通曰人主無過舉今已作百姓皆知之矣願陛下為原廟渭北衣冠月出遊之益廣宗廟大孝之本上乃詔有司立原廟○後漢明帝紀十八年秋八月壬子帝崩於

東宫前殿年四十八遺詔無起寢廟藏主於光烈皇后更衣别室掃地而祭杅水脯糒而已過百日惟四時設奠置吏卒數人供給洒掃勿開修道敢有所興作者以擅議宗廟法從事前書曰擅議宗廟者弃市

於今之世則又徒知論其惑異端徇流俗之為陋而不知本其事生事存之心有不得伸於宗廟者是以不能不自致於此也抑嘗觀於陸佃之議而知神祖之嘗有意於此然而考於史籍則未見其有紀焉若曰未及營表故不得書則後日之秉史筆者即前日承詔討論之臣也所宜深探遺旨特書總序以昭示

來世而畧無一詞以及之豈天未欲使斯人者復見二帝三王制作之盛故尼女一反其事而嗇音色正作嗇其傳邪嗚呼惜哉然陸氏所定昭穆之次又與前說不同而張琥音虎之議庶幾近之讀者更詳考之則當知所擇矣

或問二十章蒲盧之說何以廢舊說而從沈氏也曰蒲盧之為果蠃魯果反果蠃細瞢蜂也他無所考且於上下文義亦不甚通惟沈氏之說乃與地道敏樹之云者相應

故不得而不從耳曰沈說固為善矣然夏小正十月玄雉入于淮為蜃(時忍反大蛤也)而其傳(去聲)曰蜃者蒲盧也則似亦以蒲盧為變化之意而舊說未為無所據也曰此亦彼書之傳文耳其他蓋多穿鑿不足據信疑亦出於後世迂儒之筆或反取諸此而附合之決非孔子所見夏時之本文也且又以蜃為蒲盧則不應二物而一名若以蒲盧為變化則又不必解為果蠃矣況此等瑣碎既非大義所繫又無明文可證則姑

闕之其亦可也何必詳考而深辨之邪○曰達道達德有三知三行之不同而其至則一何也曰此氣質之異而性則同也生而知者生而神靈不待教而於此無不知也安而行者安於義理不待習而於此無所咈音佛也此人之氣禀清明賦質純粹天理渾然無所虧喪去聲者也學而知者有所不知則學以知之雖非生知而不待困也利而行者真知其利而必行之雖有未安而不待勉也此得清之多而未能無蔽得

粹之多而未能無雜天理小失而能亟反之者也困而知者生而不明學而未達困心衡(與橫同)慮而後知之者也勉強而行者不獲所安未知其利勉力強矯而行之者也此則昏蔽駁(音剝)雜天理幾(平聲)亡久而後能反之者也此三等者其氣質之禀亦不同矣然其性之本則善而已故及其知之而成功也則其所知所至無少異焉亦復其初而已矣曰張子呂楊侯氏皆以生知安行為仁學知利行為知(去聲)困知勉行為

勇其說善矣子之不從何也曰安行可以為仁矣然生而知之則知之大而非仁之屬也利行可以為知矣然學而知之則知之次而非知之大也且上文三者之目固有次序而篇首諸章以舜明知以回明仁以子路明勇其語知也不卑矣夫音扶豈專以學知利行者為足以當之乎故今以其分去聲而言則三知為智三行為仁所以勉而不息至於知之成功之一為勇以其等而言則以生知安行者主於知而為智學

知利行者主於行而為仁困知勉行者主於強而為勇又通三近而言則又以三知為智三行為仁而三近為勇之次則亦庶乎其曲盡也歟○曰九經之説奈何曰不一其内則無以制其外不齊其外則無以養其内静而不存則無以立其本動而不察則無以勝其私故齊明盛服非禮不動則内外交養而動静不違所以為修身之要也信讒邪則任賢不専徇貨色則好去聲賢不篤賈捐之所謂後宫盛色則賢者隐

微倖人用事則諍臣杜口見前漢賈捐之傳蓋持衡之勢此重則彼輕理固然矣故去讒遠色賤貨而一於貴德所以為勸賢之道也親之欲其貴愛之欲其富兄弟婚姻欲其無相遠故尊位重祿同其好惡所以為勸親親之道也大臣不親細事則以道事君者得以自盡故官屬衆盛足任使令平聲所以為勸大臣之道也盡其誠而恤其私則士無仰事俯育之累而樂音洛趨事功故忠信重祿所以為勸士之道也人情莫不欲

逸亦莫不欲富故時使薄斂所以為勸百姓之道也日省月試以程其能既稟稱事以償其勞則不信度作淫巧者無所容惰者勉而能者勸矣為平聲之授節以送其往待以委去聲積子賜反以迎其來因能授任以嘉其善不強上聲其所不欲以矜其不能則天下之旅皆悅而願出於其塗矣無後者續之已滅者封之治其亂使上下相安持其危使大小相恤朝聘有節而不勞其力貢賜有度而不匱求位反其財則天下諸侯

皆竭其忠力以蕃方煩反亦作藩衛王室而無倍畔之心矣凡此九經其事不同然總其實不出乎修身尊賢親親三者而已敬大臣體羣臣則自尊賢之等而推之也子庶民來百工柔遠人懷諸侯則自親親之殺而推之也至於所以尊賢而親親則又豈無所自而推之哉亦曰修身之至然後有以各當去聲其理而無所悖耳曰親親而不言任之以事者何也曰此親親尊賢並行不悖之道也苟以親親之故不問賢否而輕

屬音燭任之不幸而或不勝平聲焉治之則傷恩不治則廢法是以富之貴之親之厚之而不曰任之以事是乃所以親愛而保全之也若親而賢則自當置之大臣之位而尊之敬之矣豈但富貴之而已哉觀於管蔡監古銜反商而周公不免於有過及其致辟毗亦反之後則惟康叔聃他談反季相與夾輔王室而五叔者有土而無官焉書蔡仲之命篇云乃致辟管叔于商○左定四年武王之母弟八人周公為太宰康叔為司寇聃季為司空五叔無官豈尚年哉注五叔謂管叔鮮蔡叔度成叔武霍叔處毛叔聃也

則聖人之意亦可見矣曰子謂信任大臣而無以間去聲之故臨事而不眩使大臣而賢也則可其或不幸而有趙高朱异音異虞世基李林甫之徒焉趙高秦始皇時人二世時官至丞相情恩專恣以私怨殺人指鹿為馬殺二世望夷宮子嬰殺之○朱异字彥和梁武帝時官至中領軍貪財冒賄欺罔視聽蔑弄朝權輕作威福死贈尚書左僕射○虞世基字茂世隋煬帝朝官至金紫光祿大夫參掌朝政鬻官賣獄賄賂公行宇文化及弑逆世基亦見害○李林甫唐玄宗朝官至中書令封晉國公性陰密忍誅殺排構大臣蕩覆天下固寵市權蔽欺天子耳目死贈太尉揚州大都督則鄒陽所謂偏聽生姦獨任成亂范睢許規反所謂姤

都故反賢嫉音疾能御下蔽上以成其私而主不覺悟者見史記鄒陽及范雎傳亦安得而不慮邪曰不然也彼其所以至此正坐不知九經之義而然耳使其明於此義而能以修身為本則固視明悳聰而不可欺以賢否矣能以尊賢為先則其所置以為大臣者必不雜以如是之人矣不幸而或失之則亦亟求其人以易之而已豈有知其必能為姦以敗國顧猶置之大臣之位使之姑以奉行文書為職業而又恃小臣之察以防

之哉夫音扶勞於求賢而逸於得人任則不疑而疑則不任此古之聖君賢相去聲所以誠意交孚兩盡其道而有以共成正大光明之業也如其不然吾恐上之所以猜倉才反防畏備者愈密而其為眩愈甚下之所以欺罔蒙蔽者愈巧而其為害愈深不幸而臣之姦遂則其禍固有不可勝平聲言者幸而主之威勝則夫所謂偏聽獨任御下蔽上之姦將不在於大臣而移於左右其為國家之禍尤有不可勝言者矣嗚呼危

哉曰子何以言柔遠人之為無忘賓旅也曰以其列於懐諸侯之上也舊説以為蕃方煩反國之諸侯則以遠先近而非其序書言柔遠能邇而又言蠻夷率服則所謂柔遠亦不止謂服四夷也况愚所謂授節委積者比毗至反長上聲遺維季反人懐方氏之官掌之於經有明文邪○曰楊氏之説有虚器之云者二而其指意所出若有不同者焉何也曰固也是其前段主於誠意故以為有法度而無誠意則法度為虚器正言

以發之也其後段主於格物故以為若但知誠意而不知治天下國家之道則是直以先王之典章文物為虛器而不之講反語以詰喫吉反之也此其不同審矣但其下文所引明道先生之言則又若主於誠意而與前段相應其於本段上文之意則雖亦可以宛轉而說合之然終不免於迂回而難通也豈記者之誤邪然楊氏他書首尾相衡與横同決亦多有類此者殊不可曉也○曰所謂前定何也曰先立乎誠也先

立乎誠則言有物而不躓音致矣事有實而不困矣行有常而不疚矣道有本而不窮矣諸說惟游氏誠定之云得其要張子以精義入神為言是則所謂明善者也○曰在下獲上明善誠身之說奈何曰夫音扶在下位而不獲乎上則無以安其位而行其志故民不可治然欲獲乎上又不可以諛音臾說音悅取容也其道在信乎友而已蓋不信乎友則志行去聲不孚而名譽不聞故上不見知然欲信乎友又不可以便平聲佞茍

合也其道在悅乎親而已蓋不悅乎親則所厚者薄而無所不薄故友不見信然欲順乎親又不以阿意曲從也其道在誠乎身而已蓋反身不誠則外有事親之禮而内無愛敬之實故親不見悅然欲誠乎身又不可以襲取強上聲為也其道在明乎善而已蓋不能格物致知以真知至善之所在則好去聲善必不能如好好色惡去聲惡必不能如惡惡臭雖欲勉焉以誠其身而身不可得而誠矣此必然之理也故夫子言

此而其下文即以天道人道擇善固執者繼之蓋擇
善所以明善固執所以誠身擇之之明則大學所謂
物格而知至也執之之固則大學所謂意誠而心正
身修也知至則反諸身者將無一豪之不實意誠心
正而身修則順親信友獲上治民將無所施而不利
而達道達德九經凡事亦一以貫之而無遺矣曰諸
說如何曰此章之說雖多然亦無大得失惟楊氏反
身之說為未安耳蓋反身而誠者物格知至而反之

於身則所明之善無不實有如前所謂如惡惡臭如好好色者而其所行自無內外隱顯之殊耳若知有未至則反之而不誠者多矣安得直謂但能反求諸身則不待求之於外而萬物之理皆備於我而無不誠哉況格物之功正在即事即物而各求其理今乃反欲離去事物而專務求之於身尤非大學之本意矣曰誠之為義其詳可得而聞乎曰難言也姑以其名義言之則真實無妄之云也若事理之得此名則

亦隨其所指之大小而皆有取乎真實無妄之意耳

蓋以自然之理言之則天地之間惟天理為至實而無妄故天理得誠之名若所謂天地之道鬼神之德是也以德言之則有生之類惟聖人之心為至實而無妄故聖人得誠之名若所謂不勉而中（去聲）不思而得者是也至於隨事而言則一念之實亦誠也一言之實亦誠也一行（去聲）之實亦誠也是其大小雖有不同然其義之所歸則未始不在於實也曰然則天理

聖人之所以若是其實者何也曰一則純二則雜純則誠雜則妄此常物之大情也夫音扶天之所以為天也沖漠無眹直忍反而萬理兼該無所不具然其為體則一而已矣未始有物以雜之也是以無聲無臭無思無為而一元之氣春秋冬夏晝夜昏明百千萬年未嘗有一息之繆靡幼反天下之物洪纖巨細飛潛動植亦莫不各得其性命之正以生而未嘗有一毫之差此天理之所以為實而不妄者也若夫人物之生

性命之正固亦莫非天理之實但以氣質之偏口鼻耳目四肢之好去聲得以蔽之而私欲生焉是以當其惻隱之發而忮去義反害雜之則所以為仁者有不實矣當其羞惡去聲之發而貪昧雜之則所以為義者有不實矣此常人之心所以雖欲勉於為善而內外隱顯常不免於二致其甚至於詐偽欺罔而卒墮於小人之歸則以其二者雜之故也惟聖人氣質清純渾然天理初無人欲之私以病之是以仁則表裏皆仁

而無一毫之不仁義則表裏皆義而無一毫之不義其為德也固舉天下之善而無一事之或遺而其為善也又極天下之實而無一毫之不滿此其所以不勉不思從（七容反）容中（去聲）道而動容周旋莫不中禮也

曰然則常人未免於私欲而無以實其德者奈何曰聖人固已言之亦曰擇善而固執之耳夫於天下之事皆有以知其如是為善而不能不為知其如是為惡而不能不去（上聲）則其為善去惡之心固已篤矣於

是而又加以固執之功雖其不睹不聞之間亦必戒謹恐懼而不敢懈居隘反則凡所謂私欲者出而無所施於外入而無所藏於中自將消磨泯彌盡反滅不得以為吾之病而吾之德又何患於不實哉是則所謂誠之者也曰然則大學論小人之陰惡陽善而以誠於中者目之何也曰若是者自其天理之大體觀之則其為善也誠虛矣自其人欲之私分扶問反觀之則其為惡也何實如之而安得不謂之誠哉但非天理

真實無妄之本然則其誠也適所以虛其本然之善而反為不誠耳曰諸說如何曰周子至矣其上章以天道言其下章以人道言愚於通書之說亦既略言之矣程子無妄之云至矣其他說亦各有所發明讀者深玩而默識焉則諸家之是非得失不能出乎此矣曰學問思辨亦有序乎曰學之博然後有以備事物之理故能參伍之以得所疑而有問問之審然後有以盡師友之情故能反復（芳服反）之以發其端而可

思之謹則精而不雜故能有所自得而可以施其辨辨之明則斷都喚反而不差故能無所疑惑而可以見於行行之篤則凡所學問思辨而得之者又皆必踐其實而不爲空言矣此五者之序也曰吕氏之說之詳不亦善乎曰吕氏此章最爲詳實然深考之則亦未免乎有病蓋君子之於天下必欲無一理之不通無一事之不能故不可以不學而其學不可以不博及其積累魯水反而貫通焉然後有以深造七到反乎

約而一以貫之非其博學之初已有造約之心而姑從事於博以為之地也至於學而不能無疑則不可以不問而其問也或粗略而不審則其疑不能盡決而與不問無以異矣故其問之不可以不審若曰成心亡而後可進則是疑之說也非疑而問問而審之說也學也問也得於外者也若專恃此而不反之心以驗其實則察之不精信之不篤而守之不固矣故必思索山客反以精之然後心與理熟而彼此為一然

使其思也或太多而不專則亦泛濫而無益或太深而不止則又過苦而有傷皆非思之善也故其思也又必貴於能謹非獨為反之於身知其為何事何物而已也其餘則皆得之而所論變化氣質者尤有功也○曰何以言誠為此篇之樞紐也曰誠者實而已矣天命云者實理之原也性其在物之實體道其當然之實用而教也者又因其體用之實而品節之也不可離者此理之實也隱之見微之顯實之存亡而

不可揜者也戒謹恐懼而謹其獨焉所以實乎此理之實也中和云者所以狀此實理之體用也天地位萬物育則所以極此實理之功效也中庸云者實理之適可而平常者也過與不及不見實理而妄行者也費而隱者言實理之用廣而體微也鳶飛魚躍流動充滿夫音扶豈無實而有是哉道不遠人以下至於大舜文武周公之事孔子之言皆實理應用之當然而鬼神之不可揜則又其發見之所以然也聖人於

此固以其無一豪之不實而至於如此之盛其示人也亦欲其必以其實而無一豪之偽也蓋自然而實者天也必期於實者人而天也誠明以下累章之意皆所以反復乎此而語其所以至於正大經而立大本參天地而賛化育則亦真實無妄之極功也卒章尚絅之云又本其務實之初心而言也內省者謹獨克己之功不愧屋漏者戒謹恐懼而無已可克之事皆所以實乎此之序也時靡有爭變也百辟刑之化

也無聲無臭又極乎天命之性實理之原而言也蓋此篇大指專以發明實理之本然欲人之實此理而無妄故其言雖多而其樞紐不越乎誠之一言也嗚呼深哉

或問誠明之說曰程子諸說皆學者所傳録其以內外道行為誠明似不親切惟先明諸心一條以知語明以行語誠為得其訓乃顏子好去聲學論中語而程子之手筆也亦可以見彼記録者之不能無失矣張子

蓋以性教分為學之兩塗而不以論聖賢之品第故有由誠至明之語程子之辨雖已得之然未究其立言本意之所以失也其曰誠即明也恐亦不能無誤吕氏性教二字得之而於誠字以至簡至易去聲行其所無事為說則似未得其本㫖也且於性教皆以至於實然不易之地為言則至於云者非所以言性之之事而不易云者亦非所以申實然之說也然其過於游揚則遠矣

或問至誠盡性諸說如何曰程子以盡己之忠盡物之信為盡其性蓋因其事而極言之非正解此文之意今不得而録也其論賛天地之化育而曰不可以賛助言論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而曰只窮理便是至於命則亦若有可疑者蓋嘗竊論之天下之理未嘗不一而語其分（扶問反）則未嘗不殊此自然之勢也蓋人生天地之間禀天地之氣其體即天地之體其心即天地之心以理而言是豈有二物哉故凡天下之事

雖若人之所為而其所以為之者莫非天地之所為也又況聖人純於義理而無人欲之私則其所以代天而理物者乃以天地之心而賛天地之化尤不見其有彼此之間去聲也若以其分言之則天之所為固非人之所及而人之所為又有天地之所不及者其事固不同也但分殊之狀人莫不知而理之一致多或未察故程子之言發明理一之意多而及於分殊者少蓋抑揚之勢不得不然然亦不無小失其平矣

惟其所謂只是一理而天人所為各自有分乃為全備而不偏而讀者亦莫之省悉井反也至於窮理至命盡人盡物之說則程張之論雖有不同然亦以此而推之則其說初亦未嘗甚異也蓋以理言之則精粗本末初無二致固不容有漸次當如程子之論若以其事而言則其親踈遠近淺深先後又不容於無別當如張子之言也呂游楊說皆善而呂尤確克角反實楊氏萬物皆備云者又前章格物誠身之意然筆列反

於此論之則反求於身又有所不足言也胥失之矣
或問致曲之說曰人性雖同而氣稟或異自其性而言
之則人自孩提聖人之質悉已完具以其氣而言之
則惟聖人為能舉其全體而無所不盡上章所言至
誠盡性是也若其次則善端所發隨其所稟之厚薄
或仁或義或孝或弟而不能同矣自非各因其發見
之偏一一推之以至乎其極使其薄者厚而異者同
則不能有以貫通乎全體而復其初即此章所謂致

曲而孟子所謂擴充其四端者是也程子之言大意如此但其所論不詳且以由基之射為説故有疑於專務推致其氣質之所偏厚而無隨事用力悉有衆善之意又以形為參前倚衡所立卓爾之意則亦若以為已之所自見而無與音預於人也豈其記者之略而失之與羊諸反至於明動變化之説則無以易矣若張子之説以明為兼照動為徙義變為通變化為無滞則皆以其進乎内者言之失其旨矣蓋進德之序

由中達外乃理之自然如上章之說亦自已而人自人而物各有次序不應專於内而遺其外也且夫進乎内之節目亦安得如是之繁促哉游氏說亦得之但說致曲二字不同非本意耳楊氏既以光輝發外為明矣而又引明則誠矣則似以明為通明之明既以鶴鳴子和去聲為動矣而又曰化非學問篤行所及則似以化為大而化之之化此其文意不相承續且於明動之間本文之外别生無物不誠一節以就至

誠動物之意尤不可曉今固不能盡録然亦不可不辨也

或問至誠如神之説曰吕氏得之矣其論動乎四體為威儀之則者尤為確實游氏心合於氣氣合於神之云非儒者之言也且心無形而氣有物若之何而反以是為妙哉程子用便近二之論葢因異端之説如蜀山人董五經之徒亦有能前知者故就之而論其優劣非以其不用而不知者為真可貴而賢於至誠

之前知也至誠前知乃因其事理眹直忍反兆之巳形而得之如所謂不逆詐不億不信而常先覺者非有術數推驗之煩意想測度待洛反之私也亦何害其為一哉

或問二十五章之說曰自成自道如程子說乃與下文相應游楊皆以無待而然論之其說雖髙然於此為無所當去聲且又老莊之遺意也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之義亦惟程子之言為至當然其言太略故讀

者或不能曉請得而推言之蓋誠之為言實而已矣然此篇之言有以理之實而言者如曰誠不可揜之類是也有以心之實而言者如曰反身不誠之類是也讀者各隨其文意之所指而尋之則其義各得矣所謂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者以理言之則天地之理至實而無一息之妄故自古至今無一物之不實而一物之中自始至終皆實理之所為也以心言之則聖人之心亦至實而無一息之妄故從生至死

無一事之不實而一事之中自始至終皆實心之所為也此所謂誠者物之終始者然也苟未至於聖人而其本心之實者猶未免於間斷間去聲斷徒玩反則自其實有是心之初以至未有間斷之前所為無不實者及其間斷則自其間斷之後以至未相接續之前凡所云為皆無實之可言雖有其事亦無以異於無有矣如曰三月不違則三月之間所為皆實而三月之後未免於無實蓋不違之終始即其事之終始也日

月至焉則至此之時所為皆實而去此之後未免於無實葢至焉之終始即其物之終始也是則所謂不誠無物者然也以是言之則在天者本無不實之理故凡物之生於理者必有是理方有是物未有無其理而徒有不實之物者也在人者或有不實之心故凡物之出於心者必有是心之實乃有是物之實未有無其心之實而能有其物之實者也程子所謂徹頭徹尾者葢如此其餘諸說大抵皆知誠之在天為

實理而不知其在人為實心是以為說太髙而往往至於交互差錯以失經文之本意正猶知愛之不足以盡仁而凡言仁者遂至於無字之可訓其亦誤矣呂氏所論子貢子思所言之異亦善而猶有未盡者蓋子貢之言主於知子思之言主於行故各就其所重而有賔主之分亦不但為成德入德之殊而已也楊氏說物之終始直以天行二字為解蓋本於易終則有始天行也之說假借依託無所發明楊氏之言

蓋多類此最說經之大病也又謂誠則有形而有物不誠則輟陟劣反而無物亦未安誠之有物蓋不待形而有不誠之無物亦不待其輟而後無也其曰由四時之運已則成物之功廢蓋亦輟而後無之意而又直以天無不實之理喻夫音扶人有不實之心其取譬也亦不親切矣彼四時之運夫豈有時而已者哉

或問二十六章之說曰此章之說最為繁雜如游楊無息不息之辨恐未然若如其言則不息則久以下至

何地位然後為無息邪游氏又以得一形容不二之意亦假借之類也字雖密而意則疎矣吕氏所謂不已其命不已其德意雖無爽而語亦有病蓋天道聖人之所以不息皆實理之自然雖欲已之而不可得今曰不已其命不已其德則是有意於不已而非所以明聖人天道之自然矣又以積天之昭昭以至於無窮譬夫音扶人之充其良心以至於與天地合德意則甚善而此章所謂至誠無息以至於博厚髙明乃

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之事其所積而成者乃其氣象功效之謂若鄭氏所謂至誠之德著於四方者是已非謂在已之德亦待積而後成也故章末引文王之詩以證之夫豈積累漸次之謂哉若如吕氏之說則是因無息然後至於誠由不已然後純於天道也失其旨矣楊氏動以天故無息之語甚善其曰天地之道聖人之德無二致焉顧方論聖人之事而又曰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蓋未覺其語之更平聲端

耳至謂天之所以為天文王之所以為文皆原於不已則亦猶吕氏之失也大抵聖賢之言内外精粗各有攸當去聲而無非極致近世諸儒乃或不察乎此而於其外者皆欲引而納之於内於其粗者皆欲推而致之於精若致曲之明動變化此章之博厚髙明蓋不勝平聲其煩碎穿鑿而於其本指失之愈遠學者不可以不察也

或問二十七章之説曰程張備矣張子所論逐句為義

一條甚為切於文義故呂氏因之然須更以游楊二說足之則其義始備耳游氏分別筆列反至道至德為得之惟優優大哉之說為未善而以無方無體離去聲形去智為極高明之意又以人德地德天德為德性廣大高明之分則其失愈遠矣楊氏之說亦不可曉蓋道者自然之路德者人之所得故禮者道體之節文必其人之有德然後乃能行之也今乃以禮為德而欲以凝夫音扶道則既誤矣而又曰道非禮則蕩而

無止禮非道則梏於儀章器數之末而有所不行則是所謂道者乃為虛無恍惚元無準則之物所謂德者又不足以凝道而反有所待於道也其諸老氏之言乎誤益甚矣温故知新敦厚崇禮諸説但以二句相對明其不可偏廢大意固然然細分之則温故然後有以知新而温故又不可不知新敦厚然後有以崇禮而敦厚又不可不崇禮此則諸説之所遺也大抵此五句承章首道體大小而言故一句之内皆具

大小二意如德性也廣大也高明也故也厚也道之大也問學也精微也中庸也新也禮也道之小也尊之道之致之盡之極之道之温之知之敦之崇之所以修是德而凝是道也以其於道之大小無所不體故居上居下在治去聲在亂無所不宜此又一章之通旨也

或問子思之時周室衰微禮樂失官制度不行於天下久矣其曰同軌同文何邪曰當是之時周室雖衰而

人猶以為天下之共主諸侯雖有不臣之心然方彼此爭雄不能相尚下及六國之末亡猶未有能更平聲姓改物而定天下於一者也則周之文軌孰得而變之哉曰周之車軌書文何以能若是其必同也曰古之有天下者必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以新天下之耳目而一其心志若三代之異尚其見於書傳去聲者詳矣軌者車之轍迹也周人尚輿而制作之法領於冬官周禮冬官有虞氏上陶夏后氏上匠殷人上梓周人上輿故一器而百工聚焉者車為多其

輿之廣六尺六寸故其轍迹之在地者相距之間廣狹如一無有遠邇莫不齊同凡為車者必合乎此而後可以行乎方內而無不通不合乎此則不惟有司得以討之而其行於道路自将偏倚杌（音兀隉倪結反）而跬（大委反）步不前亦不待禁而自不為矣古語所謂閉門造車出門合轍葢言其法之同而春秋傳所謂同軌畢至者則以言其四海之內政令所及者無不來也文者書之點畫形象也周禮司徒教民道藝而書

居其一又有外史掌達書名於四方而大行人之法則又每九歲而一諭焉其制度之詳如此是以雖其末流海内外裂而猶不得變也（周禮地官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三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春官外史掌書外令掌四方之志掌三皇五帝之書掌達書名於四方若以書使去聲于四方則書其令○大行人王之所以撫邦國諸侯者歲徧存三歲徧覜五歲徧省七歲屬象胥諭言語協辭命九歲屬瞽史諭書名）必至於秦滅六國而其號令法制有以同於天下然後車以六尺為度（史記始皇紀始皇因齊人奏上鄒衍著五德之運以周得火德秦代周從所不勝水六數服色皆上黑數以六為紀輿六尺乘

六馬書以小篆隷書為法按書斷云周宣王時太史史籀作大篆與古文小異後人名籀文秦丞相李斯增損大篆異同而為小篆隷書者下邽人程邈所作也邈得罪雲陽獄中覃思十年益小篆方圓而為隷書三千字奏之始皇用以為隷人佐書故曰隷書而周制始改爾

孰謂子思之時而遽然哉

或問二十九章之説曰三重諸説不同雖程子亦因鄭注然於文義皆不通惟呂氏一説為得之耳至於上下焉者則呂氏亦失之惜乎其不因上句以推之而為是矛盾食允反也曰然則上焉者以時言下焉者以

位言宜不得為一說且又安知下焉者之不為霸者事邪曰以王天下者而言則位不可以復上矣以霸者之事而言則其善又不足稱也亦何疑哉曰此章文義多近似而若可以相易者其有辨乎曰有三王以迹言者也故曰不謬言與其已行者無所差也天地以道言者也故曰不悖言與其自然者無所拂也鬼神無形而難知故曰無疑謂幽有以驗乎明也後聖未至而難料故曰不惑謂遠有以驗乎近也動舉

一身兼行與言而言之也道者人所共由兼法與則而言之也法謂法度人之所當守也則謂凖則人之所取正也遠者悅其德之廣被故企而慕之近者習其行去聲之有常故久而安之也

或問小德大德之說曰以天地言之則高下散殊者小德之川流於音烏穆不已者大德之敦化以聖人言之則物各付物者小德之川流純亦不已者大德之敦化以此推之可見諸說之得失矣曰子之所謂兼內

外該本末而言者何也曰是不可以一事言也姑以夫子已行之迹言之則由其書之有得夏時賛周易也由其行去聲之有不時不食也迅雷風烈必變也以至於仕止久速之皆當其可也而其所以律天時之意可見矣得夏時出記禮運箋見論語八佾篇由其書之有序禹貢述職方也由其行之有居魯而逢掖音亦也居宋而章甫也以至於用舍上聲行藏之所遇而安也而其襲水土之意可見矣述職方以除九丘見尚書序職方即周禮職方氏也○記儒行篇孔子曰丘少

居魯衣逢掖之衣長居家冠章甫之冠注逢掖即深衣也章甫商之冠名若因是以推之則古先聖王之所以迎日推筴與策同頒朔授民史記黄帝本紀云迎日推筴注策數也迎數之也日月朔望未來而推之故曰迎日○頒朔見論語第三篇告朔注而其大至於禪善去聲授放伐各以其時者皆律天時之事也其所以體國經野方設居方周禮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注體猶分也經謂為之里數○乞虞書序云帝釐下土方設居方言帝舜理四方諸侯隨方别其居方之法也而其廣至於昆蟲草木各遂其性者皆襲水土之事也使夫子而得邦家也則亦何慊口點反於是哉

或問至聖至誠之說曰楊氏以聰明睿知為君德者得之而未盡其寬裕以下則失之蓋聰明睿知者生知安行而首出庶物之資也容執敬別則仁義禮智之事也經綸以下諸家之說亦或得其文義但不知經綸之為致和立本之為致中知化之為窮理以至於命且上於至誠者無所繫下於焉有所倚者無所屬（音燭）則為不得其綱領耳游氏以上章為言至聖之德下章為言至誠之道者得之其說自德者其用以下

皆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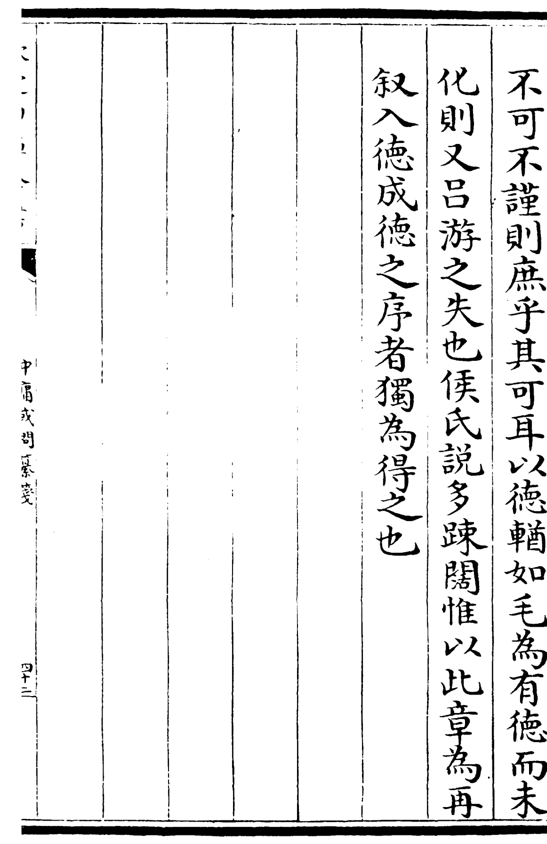
或問卒章之說曰承上三章既言聖人之德而極其盛矣子思懼夫音扶學者求之於高遠玄妙之域輕自大而反失之也故反於其至近者而言之以示入德之方欲學者先知用心於內不求人知然後可以謹獨誠身而馴致乎其極也君子篤恭而天下平而其所以平者無聲臭之可尋此至誠盛德自然之效而中庸之極功也故以是而終篇焉蓋以一篇而論之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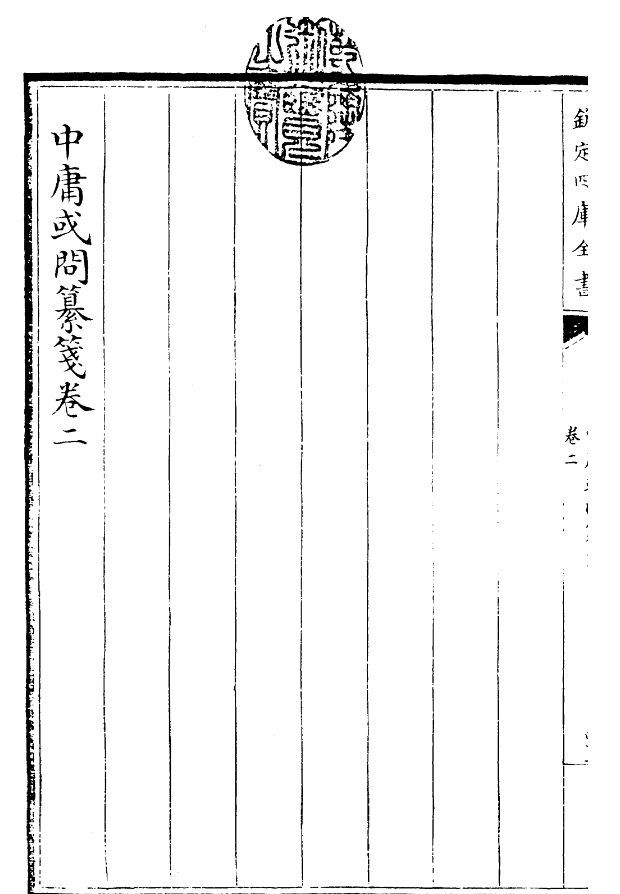
天命之性率性之道修道之教與夫天地之所以位萬物之所以育者於此可見其實德以此章論之則所謂淡而不厭簡而文温而理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者於此可見其成功皆非空言也然其所以入乎此者則無他焉亦曰反身以謹獨而已矣故首章已發其意此章又申明而極言之其旨深哉其曰不顯亦充尚絅之心以至其極耳與詩之訓義不同葢亦假借而言若大學敬止之例也諸說如何曰

程子至矣吕氏既失其章旨又不得其綱領條貫而於文義尤多未當（去聲）如此章上文聖誠之極致而反之以本乎下學之初心遂推言之以至其極而後已也而以為皆言德成反本之事則既失其章旨矣此章凡八引詩自衣錦尚絅以至不顯維德凡五條始學成德踈密淺深之序也自不大聲色以至無聲無臭凡三條皆所以賛夫不顯之德也今以不顯維德通前三義而并言之又以後三條者亦通為進德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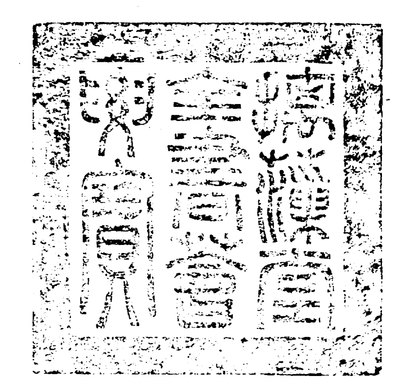
夫淺深次第則又失其條理矣至以知風之自為知見聞動作皆由心出以知微之顯為知心之精微明達暴著以不動而敬不言而信為人敬信之以貨色親長上聲達諸天下為篤恭而天下平以德為誠之之事而猶有聲色至於無聲無臭然後誠一於天則又文義之未當者然也然近世說者乃有深取其知風之自之說而以為非程夫子不能言者蓋習於佛氏作用是性之談而不察乎了翁序文之誤耳學之不

講其陋至此亦可憐也游氏所謂無藏於中無交於物泊然純素獨與神明居所謂離人而立於獨者皆非儒者之言不失足於人不失色於人不失口於人則又審於接物之事而非簡之謂也其論三知未免牽合之病其論德輶如毛以下則其失與呂氏同楊氏知風之自與呂氏舊本之說略同而其取證又皆太遠要去聲當參取呂氏改本去上聲其所謂見聞者而益以言語之得失動作之是非皆知其有所從來而


不可不謹則庶乎其可耳以德輶如毛為有德而未化則又吕游之失也侯氏説多踈闊惟以此章為再叙入德成德之序者獨為得之也



中庸或問纂箋卷二



覆校官助教臣金學詩

校對官編修臣許兆椿

謄録監生臣馬植基

財團法人佛陀教育基金會 釋淨空 敬贈



